更现实的问题接踵而来：金蕴龙不是一个人，他的妻子怀着孕，出租屋里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小生命。根据政策，留学生一毕业，如果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获得合法的工作签证，就必须离境。一家三口要在上海扎下根来，生计成了火烧眉毛的急事。他没有时间伤春悲秋，只能收起听诊器，迅速在就业市场上改弦易辙，奔走于各类面试，寻找任何能给外籍员工办理正规工签的岗位。

而津巴布韦留学生帕斯卡的经历，更是让中国观众看得心有戚戚——帕斯卡选择学医，动力源于家庭隐痛——他的父亲早年因家乡医疗匮乏、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病故。他从小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是“学霸”，申请到政府奖学金，一路考进复旦大学顺利读完本科。但继续攻读硕士的他很快发现，身边的中国同学个个都是顶尖学霸，实验室里的学术讨论难到他无法招架，只有困了打盹、醒了挨导师骂的份。

镜头毫不留情地记录下了那些难堪的瞬间：帕斯卡跟不上教学节奏，又出于自尊心不敢轻易开口向同门请教，实验数据处理得乱七八糟，被教授一顿当面敲打……他开始失眠，情绪跌入谷底，甚至偷偷去宛平南路 600 号挂号。那种“害怕被淘汰”的恐惧，与任何一个在大城市里卷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国年轻人毫无二致。



上图：菲利普去面试前特意先定做一套西装。

而克罗地亚青年菲利普，则在另一条赛道上品尝着相似的碰壁。他顶着名校光环，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穿梭在陆家嘴的玻璃幕墙之间，在一家基金公司谋到了一份实习工作。然而资本市场不相信豪言壮语，考核指标冰冷：一个月内递交一份深度市场研究报告，三个月内必须推动谈成一单实质性业务。

菲利普在狭窄的工位上抓耳挠腮，他习惯了在社交场合和形形色色的人谈笑风生，却无法在复杂的中文财报里迅速变现。“基金卖给谁？卖给我的富豪朋友吗？啊我差点忘了我有很多富豪朋友！”他自嘲道。三个月的考核期一到，由于未能达标，他不得不卷起铺盖离开。

不想拍成宣传片

作为一部由高校主导立项、获得相关部门支持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成果，《明月照他乡》从诞生之日起，就天然背负着各方对于“正面形象”的惯性期待。

但最终，武贝把宏大意象几乎剔除得一干二净。《明月照他乡》制片人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学系主任唐俊表示：“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确定的拍摄风格，从来没变过。我们想呈现留学生在中国真实的生活状态，没有想过做任何粉饰，也没有要做成复旦的留学生招生宣传片。复旦只是一个载体。”

正是这种摆脱了喊口号的客观呈现，让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包容度，落到了可信的个体经验上。“真正的国际传播，核心是人的共情。你不用花力气去论证上海到底多有吸引力，这些年轻人吃了那么多苦头，最后还是千方百计想留在上海，这本身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”

这种跳出传统宣传思维的实践，也让武贝探索出了一条影视产学研的破局路径。

在如今国内的影视投资环境下，一部纪实电影如果单纯依赖院线票房回本，无异于一场胜率极低的赌博。但是通过产教融合模式，把学校的教改经费、科研项目、各级政府扶持资金有机结合起来，一个原本需要数百万元商业投资的项目，其教学价值、科研产出和人才培养功能在制作过程中就已经实现了闭环，推向